

当·代·中·国·学·术·精·品



人民出版社

张世英
／著

天人之际

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当·代·中·国·学·术·精·品

天人之际
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ISBN 978-7-01-002012-9



9 787010 020129 >

定价：43.00元

当·代·中·国·学·术·精·品



天人之际

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张世英
／著

 人
民
出
版

责任编辑:田 园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张世英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

(当代中国学术精品·哲学)

ISBN 978-7-01-002012-9

I. 天… II. 张… III. 比较哲学-中、西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119 号

天 人 之 际

TIAN REN ZHI JI

——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张 世 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开本: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326 千字 印数:13,001-18,000 册

ISBN 978-7-01-002012-9 定价:4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再 版 序

这本书是十四五年前的作品,它标志着我哲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我的主要研究范围是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这本书则是一部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德国现当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成果。在此以前,我的哲学兴趣主要在史,这本书的兴趣则主要在论,在对问题的思考,具体地说,是对时代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一是哲学何为?在此以前,我个人所崇奉的哲学基本观点属于西方的旧形而上学,这本书则是我想摆脱旧形而上学的束缚,在结合德国现当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哲学观的初步尝试。但此书的篇幅仍多讲史,论的部分较少。此书交稿以后,我主要从事一些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在思考过程中,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哲学与文学,都成了我阅读和参考的对象,就这样,我终于写成了以“哲学的新方向”为副标题的新著《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进入澄明之境》和后来出版的《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两书可以说是《天人之际》所初拟的新哲学观的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

《天人之际》一书激励了我的一种渴望,——渴望一种新的哲学观。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生命的新的开端,哲学思想乃人生的家园,离开了哲学思想,生命是无意义的。所以这次此书得以再

版,我感到特别高兴,我有机会重温一下近一二十年来我的哲学足迹是怎样起步的,这就多少能让我收到一点温故知新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所关心的各种问题的核心,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怎样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子。我在写《天人之际》时所兴起的那种对新哲学的渴望,就是同这种关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期望这本书的再版能在这方面起到一点促进的作用。

这本书既然是我近一二十年来建立新哲学观的起步之作,再版自以基本保持原貌为宜,这样也许可以更便于读者了解我的思想发展线索。故此次再版,除作了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和校正了一些排版上的错漏外,只是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加了“再版注”,请读者参阅《天人之际》以后我在有关问题上新的论述或新观点的出处。

此书大部分篇章,原系初版之前单独发表过的论文,成书时未及删改,不免有重复之处,敬希读者原谅。

张世英

2006年12月16日

于北京 北郊 静林湾

序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讨论主体性问题,但至今人们大多只从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理解主体性概念,不少人甚至认为主体性就是主观片面性,一般地说都远未能明确地从人与世界万物的主客二分关系(subject-object dichotomy)来理解主体性,似乎不知道离开了主客二分关系就谈不上主体性;哲学问题被归结为仅仅是主客二分的关系问题(尽管持这种看法的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主客二分”这个术语),更是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至于西方当代哲学的一些重要派别已把主体性和主客二分视为过时的概念,我国学术界则很少涉及,当有人提到“主体死亡”的口号时,甚至被视为奇谈怪论。——所有这些,都引起我极大的疑惑和兴趣。人对世界万物的关系是否只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关系问题是否囊括了哲学问题的全部?西方当代哲学的许多重要思想学说,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能用主客二分的模式说明吗?中国传统哲学能用主客二分的模式来涵盖吗?主体性能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原则吗?一些西方当代思想家提出的“主体死亡”的口号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将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我长期研究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原则紧紧框住了我、束缚住了我。但上述一

系列问题的缠绕引起了 I 集中读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的著作的兴趣,也引起了 I 读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著作的兴趣,这两类书的思想都是与主客二分、主体性不同道的东西,前一类属于主张主体死亡或接近死亡的书,后一类书属于尚未达到主体性原则的书,但它们二者有重要的相似之处而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立。这两类书都启发了 I,仅仅囿于主客二分式,只能使眼光狭窄。

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的批评中, I 体会到,人对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关系有主客二分和主客不分(主客浑一、物我交融)两种,主客二分已是西方哲学固定的、常用的专门术语,主客不分的术语在西方学界尚不十分固定, I 姑且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称之为“天人合一”。当然,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学说与西方的(无论是西方现当代的,还是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的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 I 借用“天人合一”这个术语来指称西方哲学中主客不分的思想时,其中的“天”是泛指世界万物或自然万物,而不只是指与地相对的天空,更不是指封建的义理之天,其中的“合一”也不是说人与物或自然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其实,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说也并不排斥天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是这种差异不像在主客二分式中那样是作为认识者一方的主体与作为被认识对象一方的客体之间的差异。 I 借用“天人合一”的术语,只是取其人物交融、主客浑一、人与自然融合的基本含义,这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与西方现当代的一些重要思潮以至古希腊早期哲学的共同或相通之处,不用说,它们之间的各种具体区别是不容否认的。

大体说来,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西方传统哲学是主客二分的哲学。中西哲学史各有其发展线索,中国哲学史是

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到转向主客二分式的发展史,明清之际是转折点;西方哲学史是从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思想到长期以主客二分为主导原则又到现当代反对主客二分的发展史,也可以粗略地说是从“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又到“天人合一”的发展史。

但中西哲学史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东西。无论中西印等几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各有其历史源头,但仅仅就其都是人类思想这一根本事实来说,几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应可视为同一棵大树上的枝丫。从这个总的观点出发,我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对中西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派别只作横向的、静止的比较,而应着重于把它们放在同一条历史长河中、同一棵大树的成长过程中作纵向的考察,考察其各自所占的历史地位、阶段性和发展趋势,当然,历史、思想的错综复杂性不容许我们作死板的先后秩序上的排列。本书的下篇“哲学与哲学家”的各章就是按这种思路来写的。

我由此而集中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一是哲学何为?

这是我近些年来全身心地投入的两个问题,也是本书最终探讨的两个问题。本书的上篇“历史”与中篇“理论”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考虑与探索。

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但也由于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影响了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之弊,尤其是儒家传统把封建“天理”的整体性和不变性同天人合一说结合在一起,压制了人欲和个性。明清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主客二分思想的转向,开始了召唤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的新时期,可是西方

哲学已经前进得很远了,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已淡化了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之利而强调其弊,如人的物化、形而上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对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压制等,因此它们已把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当做过时的话题,甚至提出了“主体死亡”的口号,提倡人与物的融合和诗化哲学,强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种国际思潮,中国哲学将向何处去?是固守中国的老传统呢?还是亦步亦趋地补完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与主体性原则之课然后再走西方当代哲学之路呢?还是预为之计,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呢?我主张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相结合。

中国当前要发展自然科学,需要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固有的形而上的普遍性(统一性、同一性)和确定性很容易同中国儒家传统固有的封建“天理”的整体性和不变性勾结在一起,从而制造一种新型的加倍压制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哲学。我不赞成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全否定主体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思想,但针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封建“天理”的顽固性,后现代主义未尝不可以对我们起一点冲击和振聋发聩的作用。另一方面,西方传统哲学过分强调思与诗、概念与隐喻的划界,把诗排斥在哲学之外,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一些重要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则力图取消这种对立。如果说我们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召唤叫做“西化”,那么西方现当代哲学主张人物交融,提倡诗化哲学,就可以叫做“东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这种思潮结成联盟呢?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也许是一种既有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进取精神,又有天人合一、人物交融的诗意境界的哲学,是个体性、差异性和流变性从传统的整体性和凝滞性中获得解放的哲学。

整个人类思想由主客不分观到主客二分思想又回复到(高一级的回复)主客不分观的发展过程,与个人意识成长的过程是一致的。婴儿无自我意识时,处于主客不分的阶段;后来出现了自我意识,也就有了主客的区分与对立,有了认识 and 知识;而如果一个人能进一步超越认识 and 知识,超越主客二分,他就可以达到高一级的主客不分、物我交融的阶段。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与个人意识的成长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所包含的各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不过以月计、以年计,而前者则往往以百年计、千年计;一个个人达到了自我意识或主客二分的阶段,并不等于他就能建立以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为指导思想和原则的哲学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哲学家可以有缺乏主体性原则的哲学的缘故。

在个人意识的成长过程中,我把认识和各种实践(自然科学的实践,经济的政治的实践,道德的实践)都放在主客二分的阶段,而高级的主客不分或物我交融阶段则是审美意识。我不同意用主客二分模式解释审美意识,我认为审美意识不问主客,不分主客,是人与物的交融,是“天人合一”。人若停留在主客二分阶段,则终因主客彼此外在、彼此限制而达不到心灵上的自由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与主客二分相联系的主体性虽然在其运用上有民主与科学之利,但民主与科学还不等于自由,——不等于心灵上的自由境界,不等于审美意识中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高于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自由以及获得必然性知识的自由,而且高于道德意识上的自由。

审美意识中的自由境界只有靠超越主客二分、超越自我(亦即超越主客二分式中的主体)才能实现。我不赞成“主体死亡”,我主张主体——自我应被超越。这里的超越不是超越到超时空

的抽象世界中去,而是超越人对世界万物的主客二分态度,达到高一级的“天人合一”。主客二分和全体性所给我们的是无穷进展、执著追求的精神,“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所给我们的是胸怀旷达、高远脱俗的境界。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二者的结合。哲学何为?也许就是通过修养、陶冶,超越自我(主体),提高境界。

西方当代许多哲学家正大谈哲学的终结。我同意那种以形而上的抽象普遍性、统一性、终极性为最高原则的哲学确乎应当终结;与此相联系的是,所谓寻找普遍规律的哲学也应该终结。普遍规律可以交给科学去探讨,那是个知识问题,而超越自我,提高境界,则是任何科学知识所不能代替的,这里需要的是陶冶和修养,需要的是超越知识,老子所谓“学不学”、“欲不欲”,其庶几乎!

不少人正谈论终极关怀,认为人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中的计较和追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终极关怀。我赞成这种看法。终极关怀有道德上的,有宗教上的,也有审美意识上的。人各有志,应该容许各人的终极关怀各不相同。我所说的超越是否也是一种终极关怀呢?

中国传统给了中国人太多的自满自足,现在大家已经躁动起来了;西方传统给了西方人太多的追求索取,现在他们却在向往安宁。中西哲学都正处于安宁与不安宁的烦恼和困惑之中。但烦恼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困惑会让我们选择。一个人只要肯认真严肃地思考时代和各自的国度向自己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就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哲学不是什么需要中西哲学家们携起手来、共同攻关的课题或学科,我们应该在相互交流和彼此对话中进行各自的创作。

本书的序言由我的博士研究生胡自信同志译成英文,英译的后面一部分在内容上略有增删。严平博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多帮助,做了很细致的编辑加工的工作。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张世英

1994年2月1日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Preface

Zhang, Shi-Ying

In the recent decade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of subjectivity in our philosophical circles aroused my great interests, but it also brought me quite a few perplexities.

As a matter of fact, “subjectivity” is a terminology in Western philosophy, its original meaning can by no means be understood as arbitrary or subjectively one-sided. Broadly speaking, subjectivity is the character of subject in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Regarding object as something outside, subject set out to know and to transform it, this is what is called subjectivity. Without the thinking mode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here can be no subject or subjectivit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 began to reflect on a series of problems: Is the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he only way of man’s rela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nature or the existents in the universe? Have a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been included in the problem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 put forward by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by its modern philosophy? Can we simply use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 to exp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Can we say that subjectivity is the dominant principl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e subject-

object relation applicable to the exposition of so many different yet important trends of thought prevailing in contemporary West? Is the antisubjectivity trend of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West completely meaningless?

I have long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The thinking mode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has once fettered my mind firml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questions above excited my interests in an intensive reading of philosophical writings b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ers such as Nietzsche, Dilthey, Heidegger, Gadamer and Derrida. What suits more, they also stimulated me to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Relating these two kinds of readings to each other, I finally broke away from the subject-object shackles. A new world presented itself before me. I burst with joy. Thinking wells up in my mind. I feel I have much to say.

Every so often we say “man lives in the world.” In fact, from Heidegger’s point of view, man has two ways of “being in the world”, which also constitute man’s two attitudes towards or relations to the world; the one is the relation that man and the world stand outside of each other, that is, man in the world is just like water in the cup, hence the relation is one in the other; 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 that man in the world is just like soul in the body, that is, man melts into the world and becomes one with it. The former relation is called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in Western philosophy. Borrowing a terminology from Chinese philosophy, the latter relation, i. e. subject-object fusion, may be called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Heaven here refers to the world or

the existents in the univers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s dominated by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of course it also includes the thought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is dominated by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and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constitute two different keynotes and lead to a series of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We should not stop at a horizontal and static compara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stead, we should try to uncover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endencies of their development from a vertical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Usually we hold that China, India and the West a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in their thinking and cultural origins. Be that as it may, they must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for, anyway, they are produced by human thinking. Human thinking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whol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school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nations can be considered branches of the great tree of human thinking. We should tak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s branches or small streams of the same great tree or main stream of human thinking, and herefrom we can set to investigating their distinctive places in history, their phases of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ir future orientation. Instead of making a simplified comparason,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should link them up. From such a perspective, I think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i. e. from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non-subject-object division to the long dominant principle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down to the

contemporary tendency of anti-subject-object dichotomy.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of development, i. e. from the long dominant principle of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which is not in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o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do not keep the same pace; however, the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n contents.

Herefrom I also began to reflect on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future tendency and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hilosophy.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expound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provides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a lofty horizon in which there exists no divis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 which man and nature, things and self are in perfect harmony. This is its greatest advantage. Yet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s short of, or more exactly, has developed little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or subjectivity. This resulted in the disadvantage of an underdevelopment of sci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s in need of an epistemology which should have explained that how subject can cognize object, therefore it lacks the initiative with which subject would have conquered nature. In the period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Opium War in particular, Chinese philosophy turns to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Many of progressive thinker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egan to stress concepts such as “I” and “force of mind”. Actually they were calling for the 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 put forward by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Such a “turning”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t is